

### 毛泽东趣事(6)

曹一凡

#### 巧抖包袱

“抖包袱”是说相声的绝活。话不直说，巧设悬念，吊人胃口，七折八转，最后亮底，让人笑翻天，别有风趣。毛泽东曾在一次大会上说：“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是要选择地学习。要学先进的东西。对落后的东西，是另一种学法……”另一种学法是什么学法？与会的同志捉摸不透。这是个“包袱”。毛泽东有意停顿了一下，大声说四个字：“就是不学。”同志们听后，恍然大悟。

#### 妙释名词

巧妙地解释古代名词，古为今用，这一轶闻常被毛泽东采用。有一次，他到武汉视察，与吴芝圃谈话。吴在任河南省委书记时，曾因不了解民情发生工作失误。吴说现在在基层蹲点，听到许多过去听不到的群众呼声。毛泽东听后问：“孔夫子说‘六十而耳顺’，耳顺者何也？”吴一时答不上来。毛泽东解释：“耳顺者，好听话都听之谓也。”这一趣解，使吴茅塞顿开。

#### 趣说养生

自古以来，养生法多如牛毛，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关于养生，毛泽东风趣地总结了自己经验：“我的生活里有味药：吃饭，睡觉，喝茶，大小便。能吃，能睡，能喝，大小便顺利，比什么别的药都好。”他还归纳了自己养生的十六个字原则：“遇事不怒，基本吃素，多多散步，劳逸适度。”

## 想起“四渡赤水”

刘安杰

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在纪念日即将来临之时，对革命领袖的缅怀和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数不胜数，从哪里谈起呢？我想起2007年参观遵义会议会址时，讲解员讲解最多的是四渡赤水，我又到赤水河边看了当年红军渡河的渡口，印象颇深。再联想到学生时代就最爱唱的歌《四渡赤水出奇兵》里的歌词：“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调虎离山袭金沙呀，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因此，就从四渡赤水谈起吧。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了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之中，毛泽东挥洒自如，巧妙用兵，指挥红军突出重围，书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光彩夺目的篇章。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地区，准备由黔北经过川南北渡长江后转入新的地域，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

红军准备大举入川，四川军阀刘湘大惊失色，随即组织川军在长江沿岸重兵布防，而国民党“追剿”部队则步步紧逼，战局对红军极为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及时修正原定的作战计划，果断作出决定，西渡赤水，甩掉追敌，挺进川南。

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跳出包围圈，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云南扎西前进。2月9日，中央红军各部全部到达扎西地区，并在扎西进行了整编。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面貌一新。全军将士斗志昂扬，对胜利充满信心。

扎西为苦寒之地。时值隆冬，大雪纷飞，给养困难，大军难以长期驻扎。而蒋介石得到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的消息后，立即调整部署，企图聚歼红军于扎西地区。各路国民党部队向扎西地区推进，虽然使红军面临巨大的危险，但是也造成了后方的防务空虚，特别是黔北地区只有遭受重创的黔军王家烈部防守，这就使红军拥有了出奇制胜的战机。毛泽东抓住战机，突然下出一步绝妙好棋——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2月15日，红军以红5、红9军团殿后掩护，红1、红3军团直扑赤水河。此刻，贵州军阀王家烈尚在为红军离开贵州而庆幸，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会回师东进，因而在赤水河沿岸防务松懈。至20日，中央红军部队全部渡过赤水河，进入黔北。

由川南到遵义，桐梓是头道大门，娄山关是第二道也是最重要的关隘。王家烈深知娄山关的重要，因而派重兵固守。25日，攻占娄山关的战斗打响。中央红军浴血奋战，反复争夺，最终拿下娄山关。从2月24日至28日，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两个师又8个团，毙伤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武器、物资得到了充分补充，全军士气空前高涨。

红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即由南昌飞抵重庆，亲自披挂上阵，直接指挥“围剿”中央红军。国民党军的主力再次被吸引到了黔北地区，毛泽东感到调动敌人的目的已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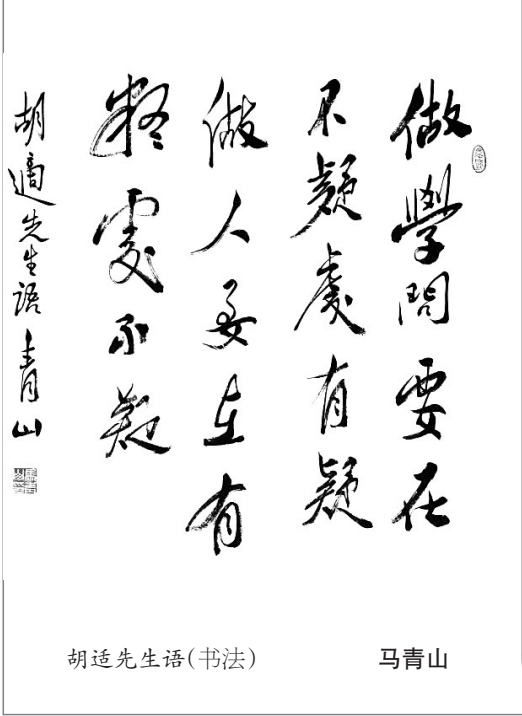
达到，遂果断作出决策——三渡赤水。蒋介石虽然对红军三渡赤水大感意外，但立即认定红军再入川南，是要再次寻机北渡长江，因而调重兵实施围堵，企图一举歼灭红军。

然而，就在国民党各路部队蜂拥而至川南之际，毛泽东却突然走出了更加绝妙的好棋——挥兵东进，四渡赤水，从国民党各部队的缝隙中穿越而过，再入黔北。

红军的行动把蒋介石搞得晕头转向。3月24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并调重兵企图在黔北地区将红军“一网打尽”。然而，蒋介石的决策从来就是跟着毛泽东的指挥棒转的。就在蒋介石到达贵阳的同一日，毛泽东却指挥红军突然挥师南下，离开了黔北，然后强渡乌江，威迫贵阳。

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竟然指挥红军不仅跳出了自己精心部署的包围圈，而且站到了自己的鼻子底下。此刻，贵阳地区兵力空虚，蒋介石深恐红军乘虚攻城，变成红军的俘虏，急令守城部队严防死守，并调滇军前来护驾。毛泽东看到已借蒋介石之手调出滇军，遂择酒自如地走出了他最后一妙棋——挥师入滇。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富传奇色彩的篇章，被他称作一生的“得意之笔”。几十年后，英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蒙哥马利元帅，在与毛泽东会晤时，盛赞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的指挥艺术，毛泽东却回答：三大战役固然打得很好，但你要了解中国军队的战略战术，还是要看四渡赤水。



### 第二故乡抒怀

赵琦

韶华易逝，岁月匆忙，屈指在邓县（现邓州市）工作生活二十三个年头。如果说一个人有第一故乡、第二故乡、第三故乡的话，那么，祖籍河南、出生地陕西的我，把现在工作的邓州作为第二故乡，那将是无比欣慰的事了。

1958年8月，从西北大学外语专业毕业在北京中央直属单位当专家翻译的我响应国家号召，放弃优越的京城生活，携全家到郑州支援河南地方工业建设。1960年9月，青春年少的我又奉命携全家离开省会去河南最南端的邓县“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从那时起我人生最美好的23年，开始和邓县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朝夕相处，亲如一家。困难时期，我们共同分担生活的艰辛，相互勉励，对未来充满信心，对党寄予无限厚望。风调雨顺时，我们共同分享农业的丰收，相互鼓舞，要用更大的干劲，为粮食生产赴汤蹈火，奋力拼搏。

20多年来，我先后任职农村食堂炊事员、高级中学教师、文化馆员和粮办室干部。因为组织的委派，使我有机会东奔西跑，南来北往，深入邓县的村村镇镇和边远山乡；因为领导的信任使我有幸在那里结识更多的干部，接触更多的老乡。古穰城里蹲过点，温榆河畔挥过汗，土谷山上搞过调查，孙庄寺稻场和老乡进行过长谈……通过这些无数次的接触交往，我感到受益匪浅，觉得自己知识的宝库比以前更充裕更丰满。从城内的福胜塔、花洲书院，到城外的魏冉墓、张巡碑、烈士陵园；从古穰城的金鸡寨、太子岗、叶胡桥、麦糖店，到文渠望城岗的无疆庙、腰店的麦仁店；从马状元坟到彭翰林墓；从赵楼寨的万人坑到恶棍逞凶的景营；从罗庄为什么不叫唱《风雪配》，到张村不兴喊“相公”；文渠墨迹称“掌柜的”、桑庄反对叫“老先生”。特别是前张营的父老，王月李的婶子，穆东的大娘，春风阁的师生，还有程集、刘庄、郭寨、施庄、潘庄的深情厚谊，都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使我永远难以遗忘。

河东河西三十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落实政策的阳光终于照射到我的头上，使我有幸调回省城归队，回到二十三年前工作过的地方（河南送变电工程公司）。皆因行程匆忙，加之二十多年来接触的邓县父老乡亲千千万万，实难——与大家道别，这一点请你们给予谅解！而今，我从你们那里搜集、整理出的数万条三农谚语、歇后语已经结集出版，这是我用乡亲们知识花蕊酿制的蜜糖，奉献给你们细细品尝，作为永恒的同志见证，不朽的友谊篇章。

再见吧，邓县父老乡亲，再见吧，邓县的同事们！让我们的情结像彩虹般连接邓州——郑州两地；让我们的友谊像满载的列车，沿着焦枝铁路向交通枢纽进发；让我们的思念像古老的淮河，奔腾不息，昼夜流淌！

### 俭朴作风

陈碧蓝

富兰克林说：“挥霍无度的人，等于将自己的前途抵押了出去。”我们要学会储存财富，这样才是正确的。可是为了生活的享受而挥霍无度的话，那么就太不值得了，也储存不下一点财富。

茅盾同志是我国著名的大文学家，他生活的节俭是人们难以想象的。写字用的桌子，破得快散架了，在别人的催促下他才又买了一张旧的桌子。买来的桌子腿还不牢，他就把桌子腿拴在暖气片上。他不吸烟，不喝酒，穿的内衣总是补了又补。他吃苹果，每次只吃半个，对家庭成员他也是这样要求的。临终前，他真诚地道出了自己的心愿：将自己的全部稿费收入共计25万元捐献给国家。用于发展文艺事业。茅盾在自己的生活方面俭朴，在文艺事业的大事上非常慷慨。是因为他明白一个人只有在生活上节俭，在事业上不含糊，才能做出大的事业。

李商隐说过：“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节俭的人在事业上才做事踏实。

瑞士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国家之一，但瑞士人在钱上却小气得很。瑞士有家公司举办一次由十几个国家参加的高层次的学术交流会，处处精打细算，周详地编制会议经费的最佳预算方案。在选择开会地点时，要考虑会议厅租金低廉，交通方便，还要看是否代办午餐，以节约伙食费开支。开会期间，一日三餐都是固定的，早餐每人一份，中餐每人可在普通菜谱上任选一种，晚餐费发给个人但数量不大，至于饮料，东道主每天仅向与会者免费提供一杯茶。开会期间，每人仅提供一支铅笔和一个笔记本。瑞士人这样的小气，被国际上称为可贵的理财精神。一个人是否富有，不是看他拥有的，而是看他存下的。瑞士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上节俭，从而存下了大量的财富。

### 认错一字丢乌纱

牛锐

清朝末年，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有一个原湘军中的下级军官，姓武，性情憨直，作战勇敢，左宗棠举荐他任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令。武某行伍出身，不通文墨。有一次逢县考，上级发下试题，他为了保密，将之藏在自己的

靴筒里。临考当天，却忘记试题藏在哪里了，到处寻找不着。他手下人说，请老爷回忆一下，或许能想起试题内容来。他想了想说：“我只记得有一个‘马’字”。由于当时考试内容都以《四书》为准，手下人就翻遍《四书》，找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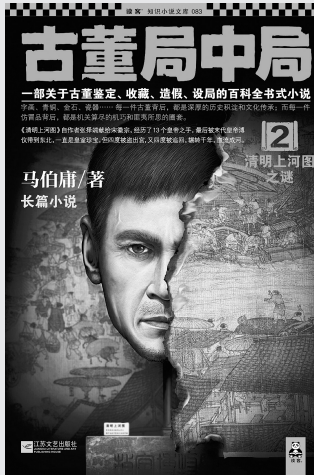
农民工(国画) 任东林

### 《最美：唯有时间了解爱》

王舒

《最美：唯有时间了解爱》邀请刘震云、桐华、麦家、宁财神、严歌苓、冯唐、唐浚、陈丹燕、蒋方舟、苗炜、张悦然、苏芒、石康等13位国内知名作家，以小说的形式探讨都市爱情话题，并有梁家辉、黄渤、徐铮、刘桦、张智霖、杜淳、秦海璐、张馨予、刘芸、王丽坤、梅婷、周冬雨、江一燕等35位国内超人气著名演员加盟，知名造型师亲自打造明星造型，知名摄影师为其特别拍摄情节配图，于国内首创“平面电影”，于书中感受爱情，于纸上观赏电影，文字与影像华丽组合，带你找寻笑过、痛过、努力过、遗忘过、沉淀在心里的爱的真相。

## 连载



煌忠义，也鉴出了我内心深处最底层的希冀——我的家人从来没有抛弃我，他们一直在我身边。不然实在无法解释，为何我一直苦苦追寻的东西，会藏身于许家四位成员埋葬的墓园附近。

44.找到了《清明上河图》残片！  
廖家当初把廖定葬在灵山脚下，遵照遗嘱并没有特意设置，只是在紧邻刑场的正东方起了一个低矮的小土包，连墓碑都没立。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小土包上覆盖了一层碧绿色的杂草，密布着蚂蚁窝，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如果不是大眼贼指点，我就算脚踩到坟包，都发现不了。  
挖坟掘墓是不道德的事，我来之前特意请求大眼贼准许。大眼贼是个好人，他对我的要求没有异议，只希望作为回报，我能定期带几本最新的法律书籍去牢里，他好学习。  
我拿起兵铲，狠狠地插进泥土里，然后双手一抬，铲出一块泥土。这个土包不大，我很快就把它全都挖开了，露出来的是个标准的主墓室加左右耳室的结构，只不过规模非常小，跟微缩模型差不多。  
我又铲了几下，在墓室正中，铲子头突然碰到一样东西。我急忙俯身，从土里挖出一个铺盒来。这盒子也就一尺见方，通身铁制，外头覆了一层铜绿。铜绿已经腐朽不堪，看不出颜色，手指一碰即烂。盒子外壳锈迹斑斑，上头勉强可以分辨出“廖定

之墓”四个字。  
我把铁盒小心翼翼地捧出来，里头是一堆灰白色的骨灰。在骨灰当中，还可以分辨出有纸灰痕迹。这两者很容易分辨，骨灰颗粒较大，呈灰白色，纸灰细腻，更为细腻。  
我沮丧地一屁股坐在草地上，胸中的郁闷简直要让人窒息。我失魂落魄之下，右手一歪，盒子朝一侧倾去，就这么来回一颠倒，我忽然看到，盒子中的灰烬之中，似乎多了样东西。我凑过去瞪大了眼睛，看到露出一角枯黄。我屏住呼吸，用随身带的镊子轻轻地夹住那一角，拈出一张小纸片来。  
这纸片只有小婴儿手掌那么大，一直埋在盒子的最底下。它的形状很不规则，边缘发黑卷边，显然是火烧成的。我夹起纸片，对着阳光看去。纸质老旧，但上头的痕迹仍旧可以分辨。这是一块小巧的暗红色印信，上头犹有双龙形迹，绢面还沾着几滴像是眼泪一样的痕迹。  
没错，就是它，就是那片自明代以来就失踪了的《清明上河图》残本片，就是那片可以挽回于既倒的关键证据。

原来，是这么回事。  
廖定和《及春踏花图》显然是分开来烧的。廖家在开封先将廖定火化，骨灰带来北京在灵山这里下葬。在把骨灰盒埋下去之前，把《及春踏花图》的碎绢片点扔进盒子里，这才算是入土为安。  
那几滴眼泪状的东西，叫作烛泪。书画在重裱的时候，要加胶、加矾、加蜡，把背面轧出光来。重裱次数多了，侧面绢面会有一层极为淡薄的光芒，叫蜡面，也叫浆云。这片双龙小印本来属于《清明上河图》的，被补缀到《及春踏花图》上以后，被特意轧过几次。在燃烧之时，绢面的胶、矾、蜡起了一点保护作用，加上盒子一关，里面空气稀薄，使得这一片没有燃烧完全。蜡融化之后，就留下了眼泪一样的痕迹。  
造假者本意是为了修补破绽，却无意中保护了原作。《及春踏花图》的其他部分都烧成了灰，偏偏这一片因为抹去了蜡而幸存下来。  
刘一鸣说得不错，人可鉴古物，古物亦可鉴人。  
这一幅徽宗真品，鉴出了我爷爷许一城的坦荡胸襟，鉴出了廖定的煌

了“至于犬马”、“百姓闻车马之声”等几条，他说不通，“马”字是最前头一个字，于是反对“马不违也”，他又说字数不够。后来有一差役说，请老爷在自己身上找一找，他才猛然想起藏在靴筒里了，忙找出来，众人一看，是“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大家也不敢笑。后来此事反映到总督府，左宗棠觉得自己用人不当，就写了一首打油诗：“焉作马时马当焉，恰似当年跨马前。冲锋陷阵猛于虎，何必荐其弄笔尖。”于是罢了他的县令，又调回军中去了。

百端端准备了接风宴，请您务必赏光。”  
我后退一步，微微眯起眼睛，不动声色地端详着王中治。我咧开嘴，一个温和的笑脸：“不好意思，我还有点事，先走了。”  
王中治连忙道：“有什么事？可以坐我的车去，我陪你。在香港，没有我办不了的事。”  
“呵呵，不用了。”我委婉地回绝，继续朝前走去。王中治一把拉住我的胳膊，脸色有些阴沉：“许先生，你也许听懂了我的意思。在香港，没有我办不了的事。”  
“哦，那还真是让人佩服的。”我耸耸肩。  
我把略显惊愕的王中治推开，到对面打了一辆出租车。我在出租车后视镜里看到，王中治面面无表情地做了个手势，然后坐回到车上。整个车队有意加速，示威般地超过出租车，扬长而去。司机探出头去啧啧称赞：“好大的排场——先生您去哪？”我靠在后排座椅上，跷起二郎腿，用笨拙的粤语说道：“玛丽医院。”  
玛丽医院算得上是香港最著名的医院，别说香港人，就连我们这些看惯了香港电影电视剧的内地人，都听过它的名号。出租车一路把我载到玛丽医院正门，我没顾上多看一眼西博寮海峡和太平山的景色，直奔住院部而去。  
我推开病房门，首先看到的是躺在病床上的黄克武。他仍旧处于昏迷状态，身上插着各种管子，旁边几台我看不懂的仪器有规律地发着蜂鸣声。而在床边趴着陪护的，居然是烟姐。  
“老爷子现在怎么样？”  
烟姐道：“没恶化，也没好转。医生说他是情绪过于激动诱发脑溢血。好在我爷爷有武功的底子，不然很难撑过这一关。都要怪那个女人，都是她害了我爷爷。”烟姐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询问详情。烟姐告诉我，黄克武那天约见几位文化界的主笔谈话，然后返回酒店休息。在酒店大堂，一个盲眼女人忽然叫住了黄克武。据随行的人说，黄克武当时面色一下子就变得很差，立刻和那人走到一旁。两人没交谈几分钟，忽然“当啷”一声，一件瓷器从黄克武手里跌在地上，然后他就捂着胸膛倒下来。那个女人在一片混乱中悄然离去，但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相貌和素姐一模一样。